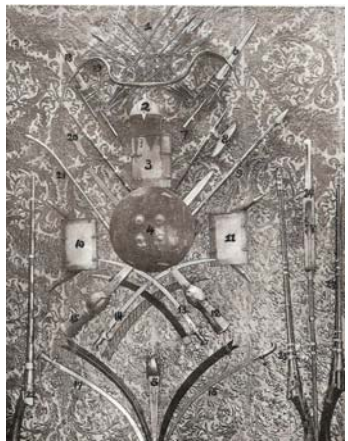




圖二 摘錄自《中國兵器史稿》



圖四 印度古兵器 摘錄自《亞洲古兵器圖說》



圖三 清 乾隆 廓爾喀手插刀 摘錄自《清宮武備》



圖一 蒙兀兒帝國時期 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沙場爭勝——幾件奇形兵器

湯陳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些形狀特異的武器，過去由於鮮少人對其有興趣，一直沿用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文物時的品名。這些以中國式武器概念所給予的命名，如「刺頭」、「鐵箭頭」……等，讓人疑惑不解。經過筆者的研究比對，發現這些文物實際上是來自亞洲的其他地區，進入清宮後，有的保持原樣流傳至今，有的經過清宮的改造，重新命名，以至於舊名或原貌佚失，不為後人所知。本文即想從這些外來的亞洲兵器著手建立其原來的脈絡，看其在清宮的使用與改造。使民初命名的誤解到今日能恢復原貌。以下讓我們來看看這些難得一見的兵器。

兵器介紹

(一) 蒙兀兒帝國時期 (一五二六一八五七) 匕首

圖一為印度特有兵器，名為Katar。一般英文書籍多將其翻譯為dagger，其意為「匕首」。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故宮文物後，其出版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原紀錄為「刺頭」或「鐵箭頭」，事實上，的確有紀錄在清代時曾將這種

兵器焊接在一長柄上，作為長兵器的「矛頭」(圖二)。

民國初年研究中國兵器及亞洲兵器的專家周緯在所著作《中國兵器史稿》一書中，有一張章嘉活佛身穿甲冑及手持長矛的照片，其中手持的長矛即為Katar裝桿改製的長兵(圖二)。現今北京故宮博物院也有類似的藏品，在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八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藏珍品全集》

的《清宮武備》一書中紀錄，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Katar，脈絡相當完整，附有皮籤，墨書滿、蒙、藏、漢文：「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廓爾喀爾得凡王拉特納巴都爾叩賀天喜恭進插刀一把」。(圖三)由此我們得知這是從今日的尼泊爾進獻的。

依照周緯在《亞洲古兵器圖說》一書的看法，年代越早的Katar其刃部形制越為細長，最古老的Katar其年代

多在千年以上。圖一是典型的蒙兀兒帝國時期的Katar，直刃雙鋒，柄上滿貼金箔花法雕刻的花紋。柄部與刃部有鏤，但在刃部無鏤處仍可觀察到鍛造形成的花紋，是為鍛造花紋鋼。柄與刃部為整塊鋼鐵鍛造而成，刃部尚要雕花及鍛出稜脊，鍛造技法十分高超。

Katar是印度貴族常佩帶的隨身兵器，手握於全器中央並排的橫桿上，兩側的支架延伸到手腕以上，可以在使用兵器產生衝擊的時候，產生穩定兵器位置的作用，進而延長了手臂打擊的長度。Katar主要攻擊動作作為刺擊。由於印度地區常見的鎧甲為鎖子甲，此兵器又為鋼質打造，故利於破甲。一方面，為了有效擊破鎧甲，需

要增加兵器的強度；另一方面，該兵器在刺入人體後，受到體腔壓力的變化及摩擦力增加的影響，可能不易抽出，為了方便拔出刺入的兵器，Katar刃部常有中央多道稜脊構成的凹槽，形成了如血槽一般的作用。

Katar在造型的變化上，有曲刃，三重刃及全覆式護手型(圖四，編號五、十二及十五)，種類繁多。這種特異的兵器，被電玩界使用在電玩遊戲中，中文譯名稱之為「拳刃」。遊戲中的設定多為刺客使用，其實這在古印度，幾乎是貴族常備的隨身兵器，在現今傳世的印度繪畫中，貴族常是人人腰別一支，極為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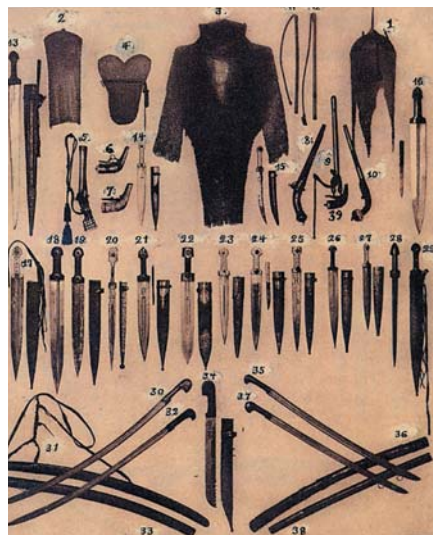
(二) 蒙兀兒帝國時期 玉柄短刀

為Khanjar。一般英文書籍仍將此種短刀翻譯成dagger。原《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紀錄為「帶皮套玉把刀」，從其造型及長度來看，一般的中國式分類上，仍多歸於短刀、匕首一類的兵器。這兩件藏品其柄為玉製，是蒙兀兒帝國時期的Khanjar，佩帶方式與Katar相同，一般是插在使用者的右側腰帶內。這種樸素的曲柄衍生出幾種特殊的造型，或為動物造型，或為植物造型，常見鑲嵌金銀絲或寶石，華麗異常。(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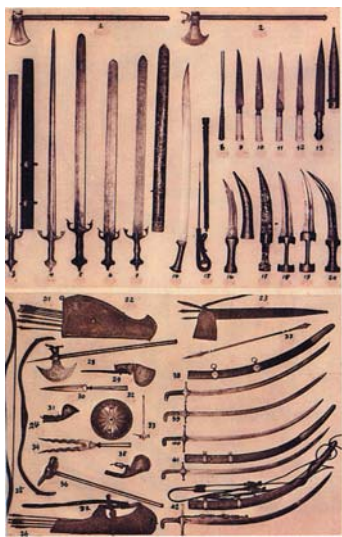
Khanjar是東方伊斯蘭國家對短劍、短刀及匕首的通稱，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造型，主要在柄的造型變化上。波斯(伊朗)地區的柄部多為工字型，常為金屬、琺瑯或牙骨製柄，也會鑲嵌金絲或寶石。(圖八)在外型上與高加索地區短劍柄部類似，但刃部形制則不盡相同。(圖九)

土耳其及波斯(伊朗)地區，其Khanjar的柄部造型多有類似，難以區別。如果勉強要分辨，就是土耳其式的Khanjar其工字型柄在腰部收斂較緩，波斯(伊朗)地區的柄部或為完

宋代名稱，宋·宋祁（九九八—一〇六一）《宋景文筆記》內有「關中人謂腹大者為胛肫，上孤下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為胛肫。」
周緯在《中國兵器史稿》中認為，「蒜頭」或「骨朵」其實是遼、金等外族的兵器，本非中原之物。（圖十四、十五）據記載，岳飛之子岳雲也是善使雙蒜頭。不同的是，



圖九 高加索地區兵器 摘錄自《亞洲古兵器圖說》



圖八 波斯（伊朗）地區兵器 摘錄自《亞洲古兵器圖說》



圖五 蒙兀兒帝國時期 短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蒙兀兒帝國時期 短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整工字型柄，土耳其式khanjar見圖十。
刃部方面，khanjar有直刃及曲刃，曲刃較為常見。直刃為雙面開鋒，曲刃則為單面開鋒。直刃通常較窄，僅中央一條稜脊。部分寬曲刃的khanjar，其稜脊在兩條以上，收斂在近尖端處，顯然這樣做是在增加刃部用於砍劈時的強度。院藏品的鞘為

木製覆皮鞘，上下包有銅質及銀質的箍，箍上有回紋及捲草花葉紋。
從此鞘的紋飾來判斷，本院典藏的這支玉柄短刀的皮鞘應為清宮後來裝配的。對照圖七、八、十及圖二三，圖中短刀的金屬刃都具有非常優美曲線，與本院院藏品的造型並不一致，根據《國色天香》一書，鄧淑蘋對《活計檔》的研究認為，清宮會讓內務府的伊斯蘭工匠重新打造「回子刀刃」，圖五、圖六可能就是這種情況下的產物。



圖十 土耳其式khanjar 摘錄自《亞洲古兵器圖說》



圖七 印度式khanjar，摘錄自《亞洲古兵器圖說》

在Mughal and other Indian
情況下，圖五、圖六可能就是這種情況下的產物。

《武備志》的圖像，蒜頭的柄較本院藏品為細，對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と時代彩った女性たち》中收錄的錘式兵器。（圖十六）推斷《武備志》所繪的蒜頭，其柄應為金屬質地。認定本院院藏品應為伊斯蘭兵器的理由即在柄的材質及鑿的紋飾上。
一般而言，木柄的錘並不常見，因為木柄容易腐朽，不易保存下來。傳世多為全金屬質地的錘。依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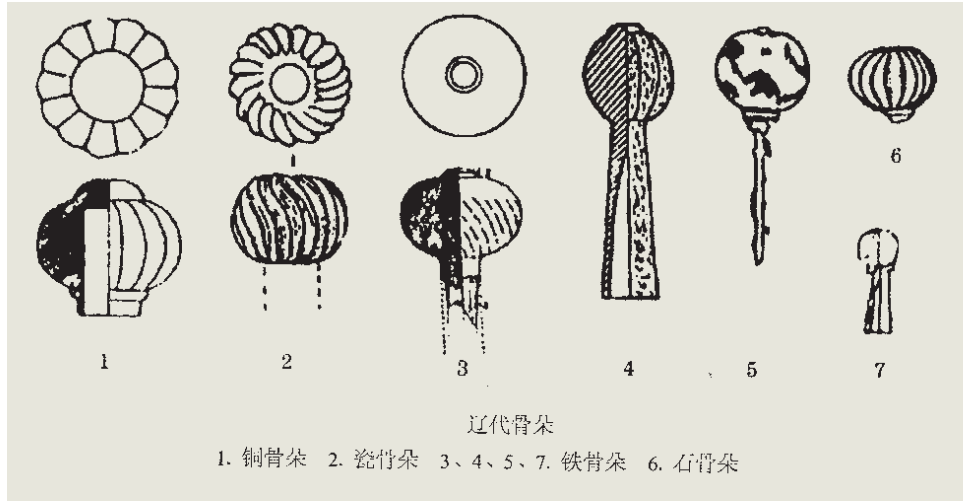
《武備志》的圖像，蒜頭的柄較本院藏品為細，對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と時代彩った女性たち》中收錄的錘式兵器。（圖十六）推斷《武備志》所繪的蒜頭，其柄應為金屬質地。認定本院院藏品應為伊斯蘭兵器的理由即在柄的材質及鑿的紋飾上。
一般而言，木柄的錘並不常見，因為木柄容易腐朽，不易保存下來。傳世多為全金屬質地的錘。依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

《武備志》的圖像，蒜頭的柄較本院藏品為細，對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と時代彩った女性たち》中收錄的錘式兵器。（圖十六）推斷《武備志》所繪的蒜頭，其柄應為金屬質地。認定本院院藏品應為伊斯蘭兵器的理由即在柄的材質及鑿的紋飾上。
一般而言，木柄的錘並不常見，因為木柄容易腐朽，不易保存下來。傳世多為全金屬質地的錘。依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

《武備志》的圖像，蒜頭的柄較本院藏品為細，對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と時代彩った女性たち》中收錄的錘式兵器。（圖十六）推斷《武備志》所繪的蒜頭，其柄應為金屬質地。認定本院院藏品應為伊斯蘭兵器的理由即在柄的材質及鑿的紋飾上。
一般而言，木柄的錘並不常見，因為木柄容易腐朽，不易保存下來。傳世多為全金屬質地的錘。依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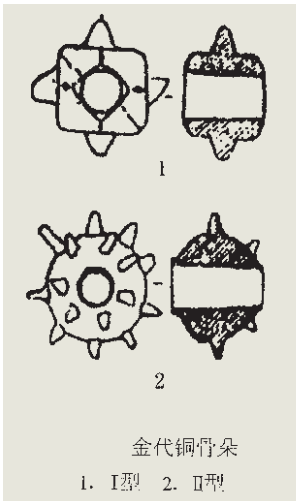
《武備志》的圖像，蒜頭的柄較本院藏品為細，對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と時代彩った女性たち》中收錄的錘式兵器。（圖十六）推斷《武備志》所繪的蒜頭，其柄應為金屬質地。認定本院院藏品應為伊斯蘭兵器的理由即在柄的材質及鑿的紋飾上。
一般而言，木柄的錘並不常見，因為木柄容易腐朽，不易保存下來。傳世多為全金屬質地的錘。依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

《武備志》的圖像，蒜頭的柄較本院藏品為細，對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と時代彩った女性たち》中收錄的錘式兵器。（圖十六）推斷《武備志》所繪的蒜頭，其柄應為金屬質地。認定本院院藏品應為伊斯蘭兵器的理由即在柄的材質及鑿的紋飾上。
一般而言，木柄的錘並不常見，因為木柄容易腐朽，不易保存下來。傳世多為全金屬質地的錘。依照《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



近代骨朵
1. 銅骨朵 2. 瓷竹朵 3、4、5、7. 鐵骨朵 6. 石骨朵

圖十四 近代骨朵線描圖，摘錄自《遼金兵器研究》，《北方研究》，期77（2004），頁53。



金代銅骨朵
1. I型 2. II型

圖十五 金代銅骨朵線描圖，摘錄自《遼金兵器研究》，《北方研究》，期77（2004），頁56。



圖十八 清 銅錘 摘錄自《清宮武備》



圖十七 土耳其 騎兵用金屬戰錘 摘錄自《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と時代彩った女性た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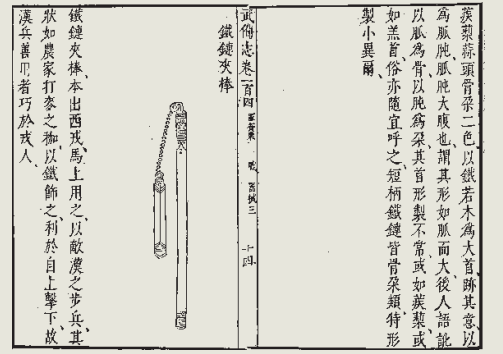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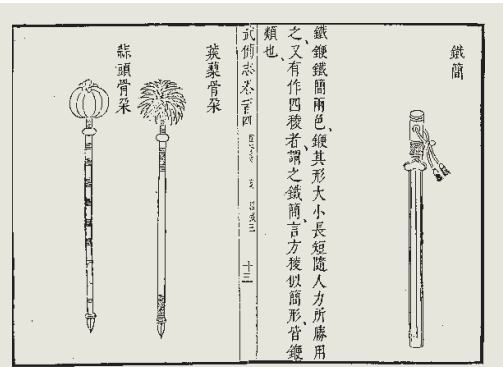
圖十六 土耳其 騎兵用金屬戰錘 摘錄自《トプカプ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国と時代彩った女性た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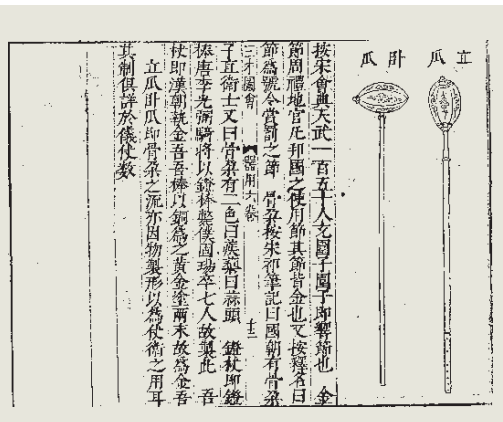
圖十一 伊斯蘭地區 步兵用木柄戰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伊斯蘭地區 步兵用木柄戰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骨朵（蒜頭） 摘錄自明《武備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圖十九 瓜式錘 摘錄自明《三才圖會》

了有美觀作用外，應該也有增強鎗的強度的作用，避免在作戰時受到重型武器砍劈，進而傷及鎗與木柄，造成兵器產生無法修復的損傷。

另外，觀察照片中，鎗與木柄接合處，可以知道，安裝木柄需要將鎗部加熱膨脹後再行裝柄，如此才能造成木柄較鎗粗大的狀況。因此，根據以上從鎗的長度及花紋的資料研判，這件本院藏品應是伊斯蘭兵器戰錘，而且還是少見的步兵用木柄錘。金屬及木質部分皆保存良好。雖說中國也有錘式兵器，但在明清時代，錘式兵器已經中國化，錘頭多數成瓜型，形成一種短柄全金屬的單手用兵器。

（圖十八、十九）間有長柄式錘，那是特例，是屬於將領特製專用的兵器，與本院藏品的風格並不相似。

（四）清 乾隆 金川土司劍

圖二十、二十一，嚴格地說是中國地區兵器。然而，形制少見，世上罕有，故一併於此文中介紹。此短劍的形制，見於《西清續鑑·甲編》紀錄。《西清續鑑》是著錄清宮收藏古代銅器的大型圖錄，此書編定於南書房，南書房又稱西清，故以西清名之。先是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梁詩正（一六九七—一七六三）等人編定《西清古鑑》，於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內務府刻印。後於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王杰（一七二五—一八〇五）編定《西清續鑑》。

這兩件藏品應為平定大小金川（四川西北部，金沙江支流，藏族聚居地。）時所獲之戰利品。劍柄及劍鞘其上包覆有魚皮及鑲嵌紅色珊瑚珠及綠色石，柄上鑲嵌孔多達六排，劍鞘近柄處亦鑲有紅色珊瑚及綠色石，鞘尾皆鑲有大粒紅色珊瑚珠，劍柄鑲

嵌物多數脫失。這種特殊形制的短劍，是大小金川少數民族使用的兵器，該地距海甚遠，劍上許多的裝飾物及蒙皮卻產於海濱，依當時物力而言，該劍極盡奢華，應為頭人的配劍。（圖二二）

結論

這些院藏亞洲兵器包含有印度蒙兀兒帝國、東方伊斯蘭世界及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兵器。大多數應是在乾隆（一七一—一七九九）時期透過外族進貢，對外戰爭俘獲，成為清宮舊藏。然而兵器本身時間斷代，這種工作殊為不易。因為兵器雖有地區製造風格的區分，但因流通性廣，善加保養可以流傳數百年之久，傳世品可能有改造，甚至有刃部及裝具（這裡借用日本刀劍的詞彙，指稱刀刃以外的附件。）都非同一地區及年代的現象。致使在判斷使用及流通地區時，必須考慮更多因素。

例如，前文所述的Khanjar在周緯《中國兵器史稿》一書中是認定蒙古式短刀，他認為應是蒙古王公進貢

匯聚—交流中所形塑的亞洲

Confluence—Exchanges in the Making of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日期 / Date

2009年5月20-22日
May 20-22, 2009

會議地點 / Venue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會堂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National Palace Museum-Auditorium Wen-Hui-T'ang
221 Chih-Shan Rd. Sec 2, Taipei, Taiwan, R.O.C.

聯絡資訊 / Contact Information

+886-2-2881-2021 ext. 2707
Alice.lin@gisgroup.com

報名資訊 / Registration

<http://www.npm.gov.tw>
進入後請點選最新消息
免費參加，須事先報名
Free Admission, registration required

主辦單位 / Organizers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法國遠東學院
E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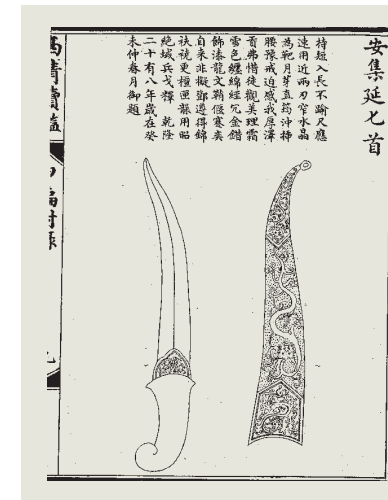


圖二十 清 乾隆 金川土司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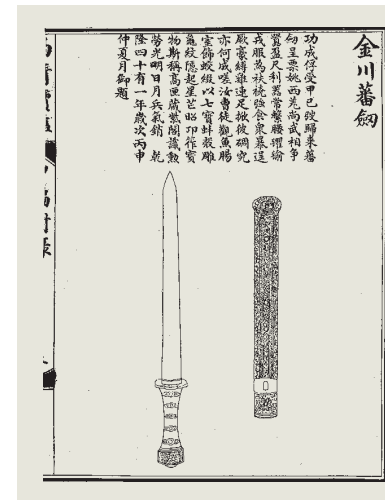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 清 乾隆 金川土司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廷，而被清宮收藏。但是當我們將眼光擴大放在全亞洲時，很明顯可以發現，這其實是伊斯蘭世界的匕首。在土耳其、印度、波斯，甚至是中亞地區，都有流傳。周緯認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有部分玉柄匕首的確是借由中亞草原地區傳入中國，如位於中亞的安集延部進貢的水晶柄匕首。（圖二二）但是否為蒙元式短刀則可能有



圖二三 清 乾隆 安集延匕首 摘錄自《西清續鑑·甲編》



圖二二 清 乾隆 金川土司劍 摘錄自《西清續鑑·甲編》

待商榷，更何況，根據《活計檔》的紀錄顯示，院藏khanjar的刀刃可能是清宮伊斯蘭工匠所製，已非出於一地。由此可知，刀劍等兵器，產地及使用地區其裝飾風格辨認與斷代之困難，可見一般。

兵器，是人類自我防衛及對外衝突時使用的工具，也是某此早期父系社會一種重要的地位象徵。每一個種族都有自己獨特風格的兵器，然而在相鄰近文化的邊界處，各種族特有兵器存在的狀況卻是複雜的。因為兵器的傳布，有時是因為貿易；有時是因為戰爭。但有時僅僅是因為兵器的戰場優越性而引起傳播（如火繩槍），因此研究各民族的特有兵器的斷代及傳布，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認識，文化傳播及衝突的演變模式。

也許，我們當以更寬廣的眼界，更包容的心態，去看待亞洲周邊地區的文化，不再受到中國一隅之地的侷限時，我們對各地區文化的認識與交流，會有更清晰的概念，更全面的了解。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

- 參考書目：
- 一、宋祁，《宋景文筆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
 - 二、王杰，《西清續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
 - 三、茅元儀，《武備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
 - 四、王圻，《三才圖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
 - 五、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四。
 - 六、周緯，《中國兵器史稿》，臺北：明文書局，一九八一。
 - 七、周緯，《亞洲古兵器圖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
 - 八、徐啟憲，《清宮武備》收入《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八。
 - 九、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八。
 - 十、李天鳴，《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簡介亞洲文物展中的兵器》，《故宮文物月刊》，期二五〇（二〇〇四），頁三〇—四三。
 - 十一、劉景文、王秀蘭，《遼金兵器研究》，《北方研究》，期七七（二〇〇四），頁四九—五九。
 - 十二、朝日新聞社事業本部文化事業部，《トプカブ宮殿の至寶展—オスマン帝國と時代彩った女性たち—》，東京：朝日新聞社，二〇〇七—二〇〇八。
 - 十三、Linda York Leach, *Mughal and other Indian paintings from the Chester Beatty Library* (London: Scorpion Cavendish, 1995).